

# 樵史演义

(清)陆应旸 著

---

# 出版说明

## 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又称《樵史》、《樵史通俗演义》。存40回。题“江左樵子编辑，钱江拗生批点”。据考证，樵子、拗生为陆应旸，字伯生。松江府人。清初刻本，首《樵史序》，尾署“花朝樵子自序”，上海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皆有藏。

## 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明天启帝即位后，与乳母客氏私通，重用太监魏忠贤。魏客遂串通一处，狼狈为奸，把持朝政，广结网罗，摒弃异己。魏与东林为仇，其党羽罗织罪状，谋害忠臣，苏州五义士振臂而呼，惨遭屠戮。魏势之强，极欲取天子而代之。天启驾崩，崇祯登基，魏党崔呈秀专权，为所欲为。众臣参劾，崇祯密察，得魏党罪证，遂严加惩办。魏、崔、客见大势已去，畏罪自杀。魏党阮大铖被逐出宫。陕西米脂人氏李自成起兵，官军不济，连战皆败，自成势渐盛，会合张献忠，破潼关入西安，建国称帝，领兵直指北京，崇祯煤山自缢。自成谋划登基，未料山海关告急，总兵吴三桂投降满人，入关伐李。满兵来势如潮，自成节节败退，逃至湖北，染病身亡。明室偏安江南，马士英掌兵部大权。马与阮大铖沆瀣一气，排斥异己，涂炭生灵，国事日下。清兵南下，马士英弃忠臣良士不用，意欲降清。史可法孤守扬州，寡不敌众。扬州城破，清兵过江，官兵南逃。马一路搜刮民脂，百姓恨之入骨。可怜明朝江山，自魏、崔扰乱朝纲，江河日下，至马、阮，变本加厉，葬送殆尽。

# 第一回 幼君初政望太平 奸瑯密谋通奉圣

丝屏稳住莺娇语，荷翻狼藉珠儿雨。砌草遍愁长，花归竹放香。  
芳池斜照独，妒杀双鸳浴。天外鹭鸶飞，风中健翻低。

《菩萨蛮》

藕花叶烂菰香歇，落赋归兮何处归？  
锦囊囊用亦得意，桐隐何言严子矶。  
旧径石楼迷不见，藤萝无恙云囊衣。  
笛中仿佛梅花发，剪出商声片片飞。  
结夏空岩曷称快，檐花溪鸟两依依。  
杖接良朋博贮酒，那得举网鲈鱼肥。  
造毫磨墨谱轶事，得着如狂失如饥。  
樵夫野史无屈笔，侃然何逊刘知几。

自古国家治乱兴亡，虽是天命循环，若一味靠天过日子，尧舜枉了做圣主，桀纣落得做暴君；尧舜时的臣宰枉了做忠良，桀纣时的臣宰落得做权佞。可也是，有了好君，用了贤臣，自然天下太平；有了庸君，用了奸臣，自然天下叛乱。到了叛乱的时节，百姓个个困穷，盗贼哪得不生发？海内人人恶乱，地方哪得不骚扰？把一统山河渐渐都弄坏了。就有英君出世，未免过于诛戮，轻于变更，哪里还挽回得来，支撑得住？

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，永乐皇帝迁都北京，四海宾服，五方熙皞，真个是极乐世界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皋夔。传至万历，不要说别的好处，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，哪一件不贱？假如数口之家，每日大鱼大肉，所费不过二三钱，这是极算丰富的了。还有那小户人家，肩挑步担的，每日赚得二三十文，就可过得一日了。到晚还要吃些酒，醉醺醺说笑话，唱吴歌，听说书，冬天烘火夏乘凉，百般玩耍。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，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。皇帝不常常坐朝，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，也不震怒。人都说神宗皇帝，真是个尧舜了。一时贤想如张居正，去位后有申时行、王锡爵，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，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，坐镇太平。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，好不感叹思慕。

泰昌也是圣君，登极不久，就宾天了。这就是劫数将到，国家的大不幸了。一时京师的人都说是郑贵妃希图把泰昌弄倒了，要她儿子福王嗣位伏案，故此先进美色，弄出皇帝病来。又有奸医崔文升、李可灼，未必是郑贵妃买嘱他来，或有借此结

纳福藩，希图荣贵。连投劫药，一旦崩逝。

九月初六日，天启即皇帝位。时年十六岁，英姿渐露，情窦初开。朝里也有忠良，也有奸佞。那时张差一案已过，红丸、移宫两案尚未十分发觉。天下仰望太平，百官各安职掌。给事中惠世扬在登极的第三日就上一本，劾奏方阁老妨贤病国，破坏封疆等事。又道他谄事郑贵妃，交给太监刘逊、李进忠，助选侍占住乾清宫，党护崔文升，赏赉李可灼，其罪不可胜诛。天启批本，虽不曾把方阁老削职，却也慰勉世扬，不肯阻塞言路。这时节常随的太监魏忠贤，虽在宫里掌司礼监，还有好太监王安，次相又是不阿附的。故此头一个本，京师都道：“好了，皇帝是个纳言的了。”从此上本的不只一人，不只一事。

十二月初旬，有御史方震孺上一本，说三朝的事体道：“设差而癡人也，然不癡于他所，而癡于元子之宫，先帝之宫且在五步之内。”又道：“使乾清而久居选侍，则至尊当避处于何地？使贵妃而久处慈宁，则孝端且怨恫于无栖。曾提宫闱之线索，岂尽虚空？兼以佳冶之薰蒸，惨于挺刃。”又道：“朝夕周旋若惟二三内臣，哂笑易轻，窥觊可虑。窃意旨而尝巧，负太阿而不觉。近以中旨之屡宣，恐滋斜封之隐祸。今日所最急者，莫如宫闱。一有主持，则乘间进御者，既有所畏而不敢前；非分矫窃者，亦有所防闲而不敢肆。转于桃夭为期已近，当事者宜惟日不足早完大典。”

你道方震孺为何说这话？只为魏进忠已经赐名忠贤，渐渐进用。即将司礼监好太监王安，瞒着皇帝，杀于海子里。只说奉旨。若皇帝不问罢了，问起只说病故。天启大婚未成，情窦大破，被乳母客氏——还只得三十余岁，美丽妖艳，污了圣体。天启爱她，百培宫城，封她为奉圣夫人，凭她出入宫禁。外边都晓得这事，没一个不惊骇了。然虽魏、客弄权，尚未里通外连，收拾朝贵，以为党援。方御史本虽厉害，天启还只发在内阁去票。阁老韩爌是个好官，朝一燎又是尽心为主的，因此票得好，天启在本上批道：“这本说三朝事，朕心靡宁。所请鉴往察来，知道了。”

都给事中杨涟又上一本，尽述移宫始末。天启批道：“杨涟志安社稷，当日竭力忿争，忠直可嘉。”命昭示中外，以释群疑。不多几日把阁老方从哲，准他闲住了。朝廷新政，亦有可观。只是魏忠贤渐有恃强专权的光景，朝里官员，如阮大铖、杨维垣、傅樾、倪文焕一班儿希图荣擢的，摩拳擦掌，何止几千人。正人君子，也有在朝班的，也有在南京的，未免有防微杜渐的意思。杨涟又上一本乞归，他道：

臣妄言官掖，祸当不测。乃蒙先帝特赐宣召，一介小臣微主知于大命弥留之日，千载夸其殊遇，乃因备述移宫始末。蒙皇上有“忠直可嘉”之褒，微臣于此大有不安者。垂帘之秘事未闻，入井之烦言喷起，不得不洗涤一番。乃臣发扬主德之苦心，反为夸诩臣节之左券，臣之不安一也。当时诸大臣共有防微虑隐之意，首请御殿受觐呼者尚书嘉谟，而捧皇上之左右者惟贤、一燎也。臣以愤争之故，独受忠直之名，臣之不安二也。官禁自就肃清，社稷有何机陞，而圣谕以志安社稷为言，臣之不安三也。臣以穷蹙肮脏之人，而际二圣知遇，书生之福力，至此极矣。知止可以风顽钝，能退可以省议论。乞浩荡之恩，放臣同山农野老共咏尧天舜日，岂不休哉。臣责本赴文华殿门叩头毕，移出城外候旨。

这本一进，天启不发阁票，竟听回籍，朝里也就有些疑惑了。

其时为边事纷纭，经略袁应泰，尽反旧经略熊廷弼之严，只以宽收人誉。信任贺世贤，悬招抚之令，来投即纳。诸将童仲揆、尤世功等往谏，只是不从。三月失了沈阳。尤世功没于乱军中了。陈策、童仲揆分营扎浑河南。贺世贤突至，策开营迎纳，遂为所杀。仲揆奋勇溃围，请援于袁应泰。那袁应泰书生见识，道：“不必又添陷一支人马。”辽阳遂相继陷没。袁应泰与巡按张铨、守道何廷魁共坐城东楼，张铨对应泰道：“坐汝尸，居游魂，致我无成事而死。”应泰道：“公无阍外责，尚可退守河西。泰不才，当死于此。”铨下城，应泰举火自焚。廷魁回到衙里，赶一女二妾入井，然后自己也投井死了。张铨也被执斩于城外。几日间，金、复、海、盖州卫一齐陷没，朝廷震恐。天启谕吏部道：“熊廷弼守辽一载，未有大失。换过袁应泰，一败涂地。当时倡议何人，将祖宗百战封疆，袖手送彼。若不严核，何以儆后？着该部速查具奏。”朝议纷纷都没主意。

五月天启成婚，立张氏为皇后，王氏为良妃，段氏为纯妃。只为大婚事，匆匆又忙了月余。阁老韩爌、少詹事徐光启等，奏请赠恤辽阳死事诸臣。天启准奏，赠张铨大理寺卿，尤世功、陈策少保，各赐谥荫；指挥金事崔儒秀、何廷魁各光禄寺卿，荫锦衣卫百户；童仲揆都督同知，吴文杰、周敦吉、戚金、邓起龙、秦邦屏五人都督金事。死节忠魂，略得表扬一番。有诗为证：

湖北灯火昼不分，从戎壮士气干云。  
忽惊戎马频相斗，俄见经臣只自焚。  
战将操戈甘白刃，孤军御甲泣青雯。  
可怜入井红颜尽，辽是家乡水是坟。

且说奉圣夫人客氏，见天启有了皇后，又有了妃子，当撒娇撒痴道：“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！”天启没奈何，今日赏银币，明日赏田庄，越发恩待她了。客氏在宫里还不十分放肆，一出宫门到了家里，她哪里看丈夫侯巴儿在眼里，凭她寻少年美貌的恣意取乐。出入用大轿八个人抬着，四五道开棍，远远的喝道下来。那骑骡的下来，狗攘的好打呀。势焰滔天，人人害怕。触动了两个给事中，一个朱钦相，一个倪思辉，各上一本，说她不该出入宫禁，藐视国母。天启怕客氏发怒，把朱、倪两个给事中，降的降，调的调。触动了个有风厉江西道御史王心一，上一本去救朱、倪二人。本上道：

臣尝读汉史，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，与皇后同席坐。中郎将袁盎，引却慎夫人坐。帝怒，夫人亦怒，盎以尊卑有序对。帝悦，以语慎夫人，为赏五十金。夫妃匹之际，宫禁之严，盎以小臣，慙直乃尔。文帝不惟容之，而且赏之，亦谓其心，主于爱君，原非有他。不如是，则人主之过失，无由上闻也。况我皇上擅天纵之圣，具尧舜之资，何有于汉文。近者科臣倪思辉、朱钦相，疏论奉圣夫人客氏，其心不过谓圣明之谕旨不可不信，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，宫禁之防闲不可不肃。尚不至如汉臣犯妃匹之嫌，有却坐之愆也。不意有干圣怒，罪以沽名，遽加降调。臣恐圣主有纳谏之资，佞

臣进拒谏之计，则言者危，而天下亦与俱危，臣是以不能已于言也。夫言官亦何名之有，言者多，适以表我之能虑；听者直，适以表我之能容。颂大舜曰舍己从人，颂成汤曰改过不吝，盖惟此显名。皇上能有之，皇上不自有，而以其名予臣，于是世始得指而称之曰，此皇上之逐臣；曾以谏诤蒙谴者也。而言者之心愈苦矣。昔唐高宗欲立武氏为后，群臣苦谏，李勣独曰“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。”遂至流祸唐室。大约佞臣之言，往往类此。两科臣者，忧深虑远，其言不无过激，然正其家事视国，忠于皇上之职分也。伏愿谅其朴诚，俾还原官，行其所言。凡有章奏，更折披览之时，圣意三思，天下幸甚。

天启看了这本，勃然大怒。也不发票，竟批道：“屡谏不许浅扰，王心一如何又来激聒！且本内引用前代故事，悖谬不伦，好生狂妄。本当重处，姑从轻降三级，调外任用。该部知道”。从此客氏的威权，越加赫奕。魏忠贤二三心腹，撙掇他结交了客氏，里通外连，方才朝廷大权尽在掌握中了。

趁客氏冬至节届，暂时出宫休息，魏忠贤邀请她到私宅，备了酒席，足足费五百两银子。盛东西的器皿，或金或银，金壶上用猫儿眼镶嵌。其他肴饌果品，真是山珍海错，无所不备。客氏到厅上，下了轿。魏忠贤迎着，呵呵笑道：“今日要与客奶奶结拜个姊妹。倘蒙不弃，咱死也是香的了。”客氏娇娇滴滴做出妖模样来，笑道：“老公公肯做咱的亲哥哥，只怕你妹妹没这造化。”待茶已毕，斟酒入席，不用戏子，只吹手大吹大擂，上下两席吃酒。上吃了六十样大馐饭，魏忠贤吩咐换席在暖房里去。不由分说，推推让让，到里面暖房来。

只见地下铺的都是貂鼠皮，里面黑漆漆，却有光明烛四枝引进，便如外面一般明亮了。说不尽铺设的豪富，只这服侍的四个标致的童子，果是天下无双，人间第一的了。客氏举止一看，但见：

冶艳绝俗，奇丽不常。鲜唇写朱，真眉学月。神清骨媚，气柔色靡。服烂而朝霞剪红，妆侈而瑞玉超彩。有光有艳，疑似擗果之潘安；如合如离，恍若看杀之卫玠。流盼光溢，隐明灯而不前；动袂芳芬，响钩帘而未起。纵教客氏心膏火，肯使童身等逝波。

客氏见了四童，真正一个赛一个。问老公道：“这是哪里来的美人？”魏忠贤笑道：“特为客奶奶，已寻下了好些时了。想咱只为年少时节，干了这营生——没鸡巴的人，谁要咱？为奶奶寻下这四个孩子，都十七岁了。今夜留奶奶在咱家草榻，先等这孩子们服侍过了，明日带他们回去，留着慢慢的受用。才见你哥哥一点敬心。咱晓得你家侯爷，也不敢吃奶奶的醋。”客氏笑道：“既送与咱，怕没有日子用他？今夜在老公公这里住，自然陪老公公睡，不消假意儿推辞了。”魏忠贤道：“奶奶陪过上位的，咱怎敢亲近？”你一言我一语，说了些风流话。又吃了几巡酒，魏忠贤公然搂着客氏睡了。那四个童子和服侍的一二十小内官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。他两个全然不怕。

从此以后，魏忠贤在宫里，客氏便出来几日；客氏在宫里，魏忠贤便出来几日。

满朝的文武官员，要升就升，要降就降，只消通了魏忠贤，就有了客氏帮衬；或者通了客氏，就有魏忠贤主张。一个天启皇帝，竟是他一男一女做了。后来害了无数忠良，生出许多灾异，上天震怒，万姓遭殃，流寇狡猖，封疆失地，哪一件不是他们的贻祸。有诗为证：

闲披前代事如烟，奸佞忠良岂漫然。  
提笔谱来惭信史，且从珥祸入编年。

## 第二回 诸臣聚讼因边事 两奸招党乱朝纲

往代史林翻，近日书堪纪，忠佞由来口似碑，褒贬非关己。 笔撼九嶷山，墨泼三江水，是是非非公道评，何誉亦何毁。

《卜算子》

搬演何须定古人，耳闻目睹已纷纭。  
漫云信史能行远，翻案由来事事新。

且说天启登基初年，朝里好人多，奸人少；只是一件，议论多，成功少。不料天生出个魏忠贤来，又纠结了阿乳客氏，顺他的，起用的起用，升迁的升过；逆他的，削夺的削夺，诛夷的诛夷。初然胆还未大，手还未辣，党羽还未多。朝里又因山海关外边报紧急，经略缺人，天启追论劾坏熊廷弼的那班不知边情好言生事的官，特谕吏部：“冯三元、张修德、魏应嘉，抚同排挤，致误封疆，降级调外；姚宗文阴谋倾陷，实为祸始，革职为民。”论起来，也还算处的轻的了。内阁六部及大小九卿会议，须将熊廷弼起用，魏忠贤也不敢拗他们，立刻起那熊廷弼为兵部尚书，仍经略辽东。

廷弼奋然就道，克期到京。便上一本，本上道：

国家全力兵将、粮饷、器械，尽拂于辽阳。今从新计算，极难置办。而议者但曰调募制造，事本难，而视之愈易也。诸臣一闻警报，守城关，送家眷，岂不甚急？今募兵，则科道起程何日；钱粮，则兵、户争执不休，势已急而应之愈缓也。中外臣工，自为身家计，可以同矣，毕竟互异。顾套数，顾讥弹，而莫顾封疆，心当同而构之愈异也。二十万之安家甲马银何在？空文调募，此户部销兵法也。辽阳岁饷八十万，今地失其半，而亡丧其七，所余饷银何在？又半分其帑金，至误发遣，亦户部之责也。行伍草泽中有英雄堪将，宜敕大小九卿，各举所知。

这本一上，人人道，户部大堂毕竟处了。却有魏忠贤庇护，只批得个“该部知道”。又有个通天文、达地理、大学问、大经济的少詹事徐光启，也上一本。本上道：

晁错有言，器械不利，以卒予敌也；卒不可用，以将予敌也。今之兵将，即当要城自守。奈何列营城外，一闻兵至，望风瓦解；列营大炮，皆为彼有，反用攻城。降无守兵，人知必破；合城内溃，自然之势。及今不思变

着，虽征调招募，略如前日矣。广宁一带大城，只宜坚壁清野，急备大小火器，待其来攻，凭城击打。一城坚守，必不敢募越长驱。数城坚守，自然引退。至如都城固守，尤为至急。依臣先朝原疏，建敌台以护统，以统护城，以城护民，万全无害之策也。

这样好本，正与熊经略意思相合。谁来睬你，也只批得个“该部知道。”

时有辽阳秀才王一宁，是个有胆气的单身，往朝鲜国效包胥哭秦庭事，要朝鲜助战，以复辽阳。适值有一翰林，一给事中，出使在他国里。王一宁各投了揭，给事中叱之使出；翰林乃是刘鸿训，却道他有胆有智，厚赐资粮，教他遍游诸岛，招抚反正的辽人。王一宁果然出海去了不提。

且说辽东巡抚王化贞，是个不晓边事的，驻扎广宁。问部下有能出海探听岛中消息的。有个杭州人毛文龙，平日好为大言，没甚本事。一班同做哨官的，故意骗他道：“毛兄志气好，胆子大，你倒去得。”他就在王化贞面前，愿领兵一二百人，前往海中打听。王化贞与了他二百兵，两个月的粮，大小四五只海船，他便洋洋得意出海去了。原来他虽在边关，不曾往来海岛，心上有些害怕，也只在海口屯扎。

有镇江守将佟养真，受令捕剿长山诸岛。养真转委中军陈良策。这陈良策却素有归明朝的念头，领了三百人，带了王一宁同去海里。望见毛文龙旗帜，遂遣王一宁说要归顺中国的意思，文龙不言。陈良策自入文龙船里，因请合军。文龙怕他是计，又再三不肯。王一宁道：“军形败露，若使佟养真知觉了，怎么好。只求毛将军给予旗号，当乘夜入镇江，待破了城，然后来迎将军何如？”毛文龙才许了他，给予旗号。除良策同心腹将苏万义回镇江城，假说领粮，夜缚佟养真。竖起毛文龙旗帜，迎以为主帅。各岛李景先等，都来相会。文龙铺张其事，申文与巡抚王化贞。化贞上本，就说是镇江奇捷。魏忠贤正想要立边功，兵部尚书张鹤鸣，又是化贞一路的人，就撺掇天启封毛文龙参将，镇守镇江。

这是六月里的事。到了九月，东兵因击长山岛，遂到镇江。毛文龙原是个游手好闲的人，干得甚事。自得镇江钦命，遽自尊大。手下兵将，也都失望。其时有劝他凭城力战的，他先胆丧，遁走朝鲜。东兵把镇江城屠焚一空。王一宁也亏毛文龙带他去了。

经略熊廷弼，明知文龙不堪用，又与王化贞事事不合，又上一本。本上道：

臣初推经略时，台省言广宁事成功，就宜专任巡抚，一似多此经略者。及镇江事出，而夸诩更甚，又似无此经略者。乃奇捷甫闻，而危报立至，趣臣出关，至引郭子仪即日就道之事为劝，何相倚之重也！初议三方布置，本图登、津、山海，一切齐备。今天津全未区处，登州以道臣梁之垣多求，忤枢臣而为难，二方已属画饼。臣到关仅八日即驰至广宁，月有六日复到永平。明旨谓“经、抚料理已久，如何全无次第”，臣实未久也。于镇江捷至，圣谕已谓“调度有次第”，而今云全无者，前此乃部臣铺张以误皇上，而今则按臣张皇实告也。枢臣别无调度，惟有驱臣出关一着，臣出而枢臣之能事毕矣。无一兵一骑经略，出亦不足以镇定。臣之所望于枢臣者，若拿定本兵腔调，或依或不依，以示中樞别有主张，则中制之败道也。致书

议事，迟久不答，岂枢臣责经、抚同心，而枢臣与经略不宜同心乎？枢臣论镇江事，谓当发兵一万，由海至镇江，二万出海州断彼归路。殊不知彼往镇江，不由海州归路也。须问明白，而后上疏。至于报功一节，尤不宜扶同夸张，真点破所犯忌，如离出之揭，以为打成一片可相率而欺者。将臣四望体贴，俯同于臣，臣始得专任东方事矣。

一时朝廷，都晓得熊廷弼是 useful 的人。他却不曾献媚忠贤，性子又直。王化贞是兵部大堂张鹤鸣荐用的人，张鹤鸣是魏忠贤荐用的人，故此经略要如此，兵部或有不依；巡抚要如彼，无不从命。正人君子，哪一个不愁经、抚不和，封疆不保，上本的也多。御史江秉谦怕经、抚并用，毕竟弄坏了事。独上一本，本上道：

经、抚不和，化贞欲战，廷弼欲守耳。夫守定，可以进战；战一不胜，而何以守？夫人而知之。而必曲廷弼以就化贞，当授经略时，谁曰不从中制乎？非经、抚不和，乃好恶经、抚者不和也；非战守之议论不合，乃左右战守者之议论不合也。果辽事不可无廷弼也，不宜旁挠之；果辽事可无廷弼也，不必姑存之。国家事，能堪几番会议哉！

其时阁老叶向高，也道该早饬将吏，一听熊廷弼节制。九卿会议，也道毛文龙杀彼兵二千，未有的据。或谓毛能杀彼兵二千，而不能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，殊有可疑，而抚臣绝不疑。

京师哄然。张鹤鸣求计忠贤，那魏忠贤是个太监性气，忿忿地道：“只因朝廷用人不当，不都是咱的心腹。咱的说话，不依咱的多。偏试个手段，把这些书呆看。”通同了客氏，日夜算计，要收些心腹，做了紧要衙门的官，便不怕人了。过了几日，吏科给事中侯震扬见那客氏与忠贤忒专权了，上了一本。本上道：

顷奉圣谕，以保姆远离，而涕泣至忘寝食。臣且骇然。今皇上年已出幼，外之凝丞辅弼，内之琴瑟好逑，何恋恋于保姆也。昨者梓官在途，千官拥立。独一乘轩在后，道路指目曰：“此奉圣夫人客氏也。”及神主过德胜门，一老姬伏尘号恸，惊问之，知为先帝保姆。臣喟然兴叹，同此掖廷阿乳，厚薄犹天与渊。但官闺何地，时出时入；内外勾连，借丛煊灶，有不忍言者。

这本一进，客氏女人胆小，有些慌了，求计忠贤。忠贤与心腹太监李永贞等商量，道是：“这本若坏了他的官，就有科道两衙门纷纷上本了。反为不美。不如把这本拿过了，不要皇爷批。等这官儿再上别本，处他未迟。”魏忠贤回复了客氏，道：“不要理他，改日咱自有处。”侯给事的本，竟不发票了。他的手段渐渐弄将出来，有诗为证：

臣谗原拚竟拂衣，举朝属目事还非。  
奸珰窃柄摇宸听，阿乳倾官握事机。

积薪钩连绳不断，俄廷关锁假谁归。  
千秋话到兴亡处，掩卷无言只自唏！

且说王化贞在广宁，信任了心腹将孙得功，用他做了先锋，被他卖了阵，献了城。若不亏西将江朝栋护他出了重关，已做了广宁城里的鬼了。化贞跟随散骑走到闾阳，正值熊廷弼从右屯引兵来。化贞向廷弼大哭，廷弼笑道：“六万军一举荡平，今竟何如？”化贞道：“不消说了，如今乞公固守宁前。”廷弼道：“迟了，迟了。公不受骗思战，不撤广宁兵往振武，当无今日。目今惟有护百万生灵入关，再作计较。”遂整兵西行，跟人的岂止百万。有诗为证：

鹰扬岂必着戎衣，惟守能坚战自威。  
堪叹经营成画饼，熊、王若个是男儿？  
封疆不守惟宵遁，功罪人云不以寸。  
百万生灵谁护持，千秋凭吊添余恨。

且说朝里为失了广宁，边方震动，科道两衙门纷纷上本。吏科侯震旸，参论阁老叶向高，不拿定主意专委经臣，以致祖宗封疆，一旦失陷。魏忠贤替客氏报仇，不从阁票，竟内批降三级调外任。御史江秉谦劾奏兵部尚书张鹤鸣：“明知各兵间谍皆虚，明知战守参差难合，而硬为责备，曰机会可乘，曰过河必胜。不肯付经略以节制。明明弃城逃走，而犹云化贞功罪相半。只此一语，即寸斩张鹤鸣，不足赎欺君误国之罪。”本上，魏忠贤恨他两本都左袒廷弼，也内批降三级调外任了。

可怜大经济、有手段的熊经略，与王化贞一样拿问。会审是刑部尚书王纪，都察院邹元标，大小九卿等官。廷弼道：“广宁非我驻扎，溃不由我。”化贞道：“向使早凭渡河决战，当无此溃。”邹元标道：“亏你还说渡河决战。可是先锋孙得功是驍将，力能破敌么？”会审已毕，具狱词上奏。王化贞全不知兵，声声要战，匹马宵遁，不消说是斩罪了。熊廷弼原说不宜浪战，西兵不足尽信，降将其情叵测，若持左券，使坚守右屯，死且不朽，而疾走榆关。平日何等威风，作此举动，也问了斩罪。凭天子裁夺。魏忠贤庇护张鹤鸣，竟内批旨意，把个熊廷弼与王化贞一样问成死罪，监在刑部牢里了。

明将毛文龙原是王化贞用的。逃往朝鲜，又回据海岛。遣人入京师，先把贿赂送了张鹤鸣。就央鹤鸣通了魏忠贤，貂鼠皮、人参不知多少，又金珠绸缎累篋盈箱，里通外连，竟封了他副总兵。朝里官员见忠贤威福异常，那班小人没一个不想投了他，希图高官厚禄妻荣子耀了。有个极清极正一尘不染的礼部尚书孙慎行，倡先告病回去。正人君子，也都想动本的动本，抽身的抽身。贵州安酋又叛，山东白莲教又乱，真正不成个朝廷，不成个世界了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权奸收拾朝士心 岛帅罗织忠言罪

断碧分山，空帘剩月。余意醉醒，间款竹门。深移花榭，笑笔墨有余闲。谱到奸回和泪写，件件又般般。海岛烟尘，山关魂梦，且说不须删。

《少年游》

漫说淫奢总在天，奸党惊将亦徒然。  
当时恣意行将去，曾几何时化作烟。

且说魏忠贤结交了客氏，凡天启说一句话，做一件事，客氏就传与魏忠贤知道。客氏虽多外宠，丈夫侯二不敢去管束她；却见天启与张皇后有些亲热，就十分眼红起来。

一日，与魏忠贤商议，毕竟如何离间得他，方才快意。魏忠贤道：“须做出个大题目来，使皇帝心肠冷了，便好下手。夫人略从容些，容我和心腹人商量停妥，再回你话。”魏忠贤与李永贞等计较，买嘱几个奸人，飞造妖言，诬张娘娘是盗犯孙二所生，张皇亲过继为女的。传入天启耳朵里，天启反对客氏道：“只要本身好，管什么亲生过继。”传旨禁戢。哪里禁得住。亏了刑科给事中毛士龙擒了奸党几人，送巡城御史，顿时打死。魏忠贤、客氏都不好庇护他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慢慢寻别事摆布毛给事中。

从此忠贤算计，惟有结好几个大官，收拾一班羽翼，才得事事遂意，没人阻挠。不由会推，只管内旨批用多人。也有正直君子，也有奸回小人，指望做他的私门桃李。御史周宗建奏论时事：“一、大臣名节宜重。岂‘唾面自干’之义可长借以护身；而笑啼不敢之状，可翻留以谢众？”这几句是说张鹤鸣一辈人。“一、内臣窥伺宜防。谕旨之下，有物凭焉。如魏忠贤目不识丁，而嘲笑之暇，渐与相亲，谗构之端，共为隐祸。”这几句意是说魏忠贤交通客氏，表里为奸了。忠贤此时正要收拾人心，把这本竟不发票。周宗建见皇帝只做不知，只得又上一本，说留中的弊，“中外渐渐不通”。也只是不发。有壬戌科新状元文震孟，才授得翰林院修撰，就上勤政讲学一本。前面说了些经筵临御的话，中间道：

神情既与群臣不相洽，必与天下不相照，而耳目所触发，自不越为中涓之口。夫宏远规模，岂若掌能解？于是无名滥予，而藩封逾制；屡烦中旨传宣，典范尽蔑为弁髦。有罪不诛，而失机成案更来；众议纷扰，宪章悉

付与葛藤。更可异者，空人国以庇私党，晋道学以逐名贤。此岂清世所宜哉！

本上了，魏忠贤明知是指他，留中未下。庶吉士郑鄆，平昔得罪其母，为人唾骂，却自附正人君子，思量做好官的。他只隔得两日，也上一本道：“震孟一疏，未蒙俞旨，是留中之渐也。留中者，壅遏之萌也。壅遏者，窃弄之机也。臣观史册中，召乱之萌有二：内降也，留中也。内降，以外感大臣，机关使人骇；留中，以阴消圣虑，径突使人疑。愿皇上早图之。”本上，魏忠贤大怒。然正值他收拾人心时节，只怂恿天启皇帝各批“降级调外”。

他一般也晓得，谁是正人，谁是奸佞。但正人执拗的多，他便起用他出来，看附我不附我。先把赵南星起用，做了吏部尚书。赵彦改用，做了兵部尚书。许誉卿、魏大中、李应升、周宗建、王心一、熊师旦，也都或科或道或部。正人君子未尝不用，随后高攀龙也做了掌堂都御史，董其昌做了礼部侍郎，虽然有叶向高做首相，孙承宗做边相，主张得人，其时魏忠贤实也不想妄行杀戮，结怨朝臣。哪知有个御史崔呈秀，营谋差去淮扬巡盐，赃私狼藉，把淮扬的地皮几乎抬了回家。贪声大著，回道定行参处。呈秀慌了，把二万银子转央魏忠贤心腹李永贞送进。凭掌院高攀龙特疏参现属崔呈秀，只是留中不发。一时望风归附的，阁臣魏广微，认做忠贤侄儿。顾秉谦怕认做忠贤的儿子，对忠贤道：“我老了，认做儿子不雅相。”又叫四个小儿认作孙儿，称呼上公为祖爷，也都一般。后来人人称祖爷，实是秉谦叫起。同姓的有傅樾，拜忠贤为父。异姓的有阮大铖、倪文焕、杨维垣、梁梦环一班人，都拜忠贤为父。真正争先投拜，惟恐不肯收留。中间还有反央忠贤引进，拜客氏为母的哩。有那在京师会弄嘴的人，问那拜客氏的官道：“魏太监力能取皇帝旨意，升降官员，公拜他为父，也是没办法，为功名了。阿乳何必拜她为母？”那官儿道：“魏上公没毡袋的，拜他为父，原不曾吃亏。奉圣夫人曾亲近圣上，我今拜她为母，总承先父九泉之下，又添了个娘，岂不为美？”那人笑道：“阿乳阅人甚多，只怕令先尊要吃醋！”京师喧传此语以为笑话，那官儿只做不知。正是：

笑骂由他笑骂，好官我自为之。

魏忠贤听了崔呈秀、傅樾、阮大铖三个的计较，特把镇抚司，设立一套儿的刑罚，一共五样，夹、搯、棍、杠、敲，好不厉害。又令校尉在京城里，探听些微的事也打报单，唤做打单儿。校尉一到这家，便如盗发火起，不尽不休。又奏复立枷的法，枷的十人九死。有一两次，发诏狱的官员与镇抚司问，掌司的刘侨，每每从宽，不肯杀人媚人。忠贤就把他削了籍，永不叙用。崔呈秀、阮大铖荐了个许显纯做掌刑官。大堂田尔耕原是忠贤心腹，不消说是顺他的了。忠贤又与阁老沈淮商议，在宫禁里立了内营，起了内操。招了好些兵，亲戚党羽，都入内典兵。他心里有叛逆的意思。首相叶向高再三谏，天启哪里肯罢。忠贤又结交边将，布置私人。不要说别个有用将官，便是毛文龙无勇无谋，专一冒饷冒功的人，常常受了他貂鼠人参黄金白银，便请封就封，乞饷即饷，求赏便赏。还要借他报捷的假功，自己加封荫子。边上实实在功，反埋没了。有诗为证：

矫诏封侯阍祸深，英雄血战竟消沉。  
可怜皮岛千秋恨，影里空言报国心。  
岛帅当年见太迟，献俘本上总参差。  
魏珰事败身先死，笑骂应输一健儿。

且说岛帅毛文龙，原是个有志气没本事的人。初然也只是且到边上，做得来，便做他几年官儿，并不曾指望做总兵、开帅府这样大弄起来。那时节朝廷又远，做了事没人知道。金银又多，用了些不在心上。一年四季，何止送万金与魏忠贤？故此毛文龙说的话，竟没一句不依，进的本就批，叙的功就准。又有那受文龙贿赂的不肖科道，反说他功劳。你骗我，我骗你，哪管坏朝廷的大事。有诗为证：

皮岛一拳石，岛帅望中黔。  
野鬼号远海，磷火照寒沙。  
铁甲无风冷，牙旗有雨斜。  
立功侈塞外，兵饷诎官家。

且说毛文龙只有一件好处，文武官员好些拜魏忠贤为父亲，自家做干儿子，他只是不肯。常说：“他在朝里做半朝天子，我在海外做岛中天子。我进贡他些罢了，为何平白地做儿子起来，不替杭州人争气？”因此屡屡报功，也只升得总兵，不曾就加都督、赐蟒玉，与他一品服色。文龙看报，见天启忽以边功，命太监魏忠贤、王体乾并阿母客氏的子侄，俱世袭锦衣官。尚书董汉儒上本道：“会典及军政条例，并无此故事。一旦使金吾世胄尽为妇寺之胤，使武功人人无色。”本上，留中不发。从此毛文龙愈加恣肆，竟效巡方官例，列四六考语。特上一本，举刺东征将士及海运委官，以至朝鲜君臣，经略都饷，部院司道，登莱巡抚，海防各道，尽入荐牍。朝臣见了，无不骇然。御史江日彩大怒，上一本，说他违祖宗法度，武将举刺文臣，大不敬。魏忠贤替他庇护，也留中不发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辽东生员王一宁，原是个有胆气的人。为毛文龙岛上一事，钦命他做了赞画，在皮岛帮助文龙。他见文龙贿通权阍，妄报军功，荐牍非宜，猖狂自恣，再三劝他不要如此。他反面斥一宁。一宁又见勾引杭州提徒，买违禁货物，通委出入，大海船用“帅府毛”封皮，大张声势。或带货物岛上，仗文龙势力，卖与岛上的人，一倍两倍趁钱。又在岛上买了人参、貂鼠等物，满载而归，到内海里，在宁波地方收口。一路势焰滔天，人人惧怕。毛文龙贪他黄金美锦，舞女歌童，凭那棍徒做泼天大事，都是他遮蔽了。王一宁忿忿不平，进帅府和他争论，毛文龙道：“你晓得什么，辽东一腐儒。只为陈良策引导，我荐你做了赞画，坐着受用。不想感我大恩，图此报效，反过来管束我起来。可恶！可恶！”王一宁大怒道：“不是我怂恿陈中军来归中国，你只怕在边一千年，也不出头日子，怎能够建衙开府，受享这般富贵？”毛文龙怒气冲冲，竟进帅府去了。次日上一本，说王一宁反复小人，又欲私通外国，被臣知觉，已获住了。请旨定夺。又打关节与魏太监。天启批：“着锦衣卫拿问。”顿时校尉下海，把王一宁锁到京师。毛文龙忙贿嘱了许显纯，可怜一个有功的王一宁，问成了

死罪，传驾帖在西市枭首了。有诗为证：

书生海外侈奇功，岛上将军享大封。  
忠告翻招杀身祸，潮声日夜泣西风。

且说文龙献俘报捷，不只二十次。魏忠贤借他假报每叙军功，朝里如阮大铖、傅樾、霍惟华、杨维垣、倪文焕等动辄归功厂匠，或道指纵有功，或道神机妙算，不一而足。每文龙报功一次，定有温旨慰勉，甚且赏赍不赀。

甲子年正月，毛文龙又上本，报称统兵千人渡海，分三路，从镇江、宽奠、暖阳，行十余日，深入六百余里，到乌鸡关。彼众来战，马应奎假退，诱他追来。至两山间，伏发，斩首二百七十八级。魏忠贤传旨，封毛文龙都督，又自己叙了军功了。

文龙亲弟云龙，是个书生。见他坐在家里，妄报出海，枭斩四乡辽民，捏称斩级，甚是不乐。对文龙道：“吾兄在家衣食不周，有胆气走至京师，转徙到了关上。亏了王一宁、陈良策，成了事业。只该替朝廷出力，或战或宁，或打探海中消息，做一犄角之势，尚未足报国大恩。如何安坐报捷，屡诳天子？只怕一时败露，反取杀身大祸！”毛文龙大怒道：“你何等人物，也来饶舌。我独据一方，天子也奈何我不得，如何叫做败露？”云龙道：“你的本事，我难道不知？只怕见了大敌，惊也惊下马来。一宁、良策俱死你手，平日杀戮过多，天怎容你保守富贵！”文龙顿时拿下，上一本说他不遵兄令，藐法造谤，摇惑军心，请旨定夺。旨意下来，道他“内举不避亲”，就命他正法。可怜好个毛云龙，又为忠言，被狠心的毛文龙把他斩于岛上。人道他不该往皮岛探望这无行的兄长，所谓可怜不足惜。有诗为证：

卤夫何知既翕，怒发一概芟除。  
拙哉云龙送死，非忠非孝何居？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回 白莲贼平归己功 中书官败累众正

近海么麽啸海，弥天妖怪翻天。翻天啸海几何年，一似流虹飞电。  
近地兴云布雨，朝端擦掌磨拳。思量临世着先鞭，祸到临头谁见。

《西江月》

点破虚空影不留，功名事业总沉浮。  
赤霞朝令诸天晓，白月宵分半地秋。  
世变何堪风水撼，道衰只耐鹤猿愁。  
海滨朝置添妖孽，贤智经纶付碧沚。

莫说文龙在海岛里逛天子，诳钱粮，杀戮无辜，陷害兄弟。这些歹事，胜似强盗几分。弄得天下民穷财尽，处处荒乱。山东连年亢旱，民不聊生，几载饥荒，竟是人吃人了。

话说兖州府是周朝东鲁地方，虽然辖着四州十三县，却都是穷困所在。凭他大人家，也只是财来财去，没有什么积蓄的。小人家有了今日的，还没有明日的哩。有个阳谷县，与郛城县连界，一派皆是乱山。就是宋朝梁山泊宋江一班大盗常常出没的去处。那两三县的人，极喜欢打家劫寨，做不公不法的事。乡风又信师巫邪术，被发跳神，烧香聚众。这是年年有，月月有，日日有的。郛城县有一妇人，年纪只二十七八岁，生得唇红齿白，脸似桃花，两个俏眼看着人便目不转睛。她姓丁，又姓王，又姓赵，不知哪一姓是她真姓。原从近城十五里坊搬到西门外住的，人人只称她为丁寡妇。没有爹，也没有老公。只一个四十六七岁的娘，也描眉画眼，有些跷蹊的。那地方上的人都道：“十五里坊是个乡僻老实去处，为何有她母女两个，不尴不尬的人？”又有那老成的说道：“两个妇人，凭她罢了，管她做什么？”因此众人都丢开手了。

丁寡妇又极肯破钞，交结那些近邻，只是杯酒往来。件件都吃，只不吃牛肉猪肉。有人问他，便道：“这是我教中忌此二物。除了猪牛，连人肉也吃的了。”妇人搬到西门外来，还是天启元年八月中秋时候，到了十一月冬至，渐渐有些教门里朋友，来拜望她了。男男女女，不一而足。也有曹州、济宁州的，也有邹县、滕县、东阿县的，只是钜野县、峄县的人更多。左邻有个雷老儿，和她说得来，过得好，每常有教门中朋友来，十个到有八个请他去陪。也都通姓道名，多说是那个地方。只有巨野县一个姓徐的，身長九尺，白面长须，一表人材。他若来时，一定带五六个随从的人。丁寡妇家窄小，住这些人不下，都派在厢房饭店上去歇了。姓徐的得住在丁

家。常常住三四日才去，人也不知在里面做些什么。连雷老儿，一些也不知。

忽然冬过年来，十二月初旬，飘飘扬扬下起大雪来。已牌下至申牌，雪还不住。有词为证：

朔风天，胡霜地。冻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砌。山隐彤云云接水，衰草无情，想在彤云内。似撒盐，疑飞絮。冰丝冰线，衾铁如何睡？雁落寒汀人独倚，洒入愁腹，化作凄凉泪。

《苏幕遮》

这雪下到晚来，越觉大了。丁寡妇家原只一个雇的小厮，买东买西，出去走来。这日早已吩咐小厮，买了一只熟鸡，一块熟羊肉，打了十来斤烧刀子。约莫日落衔山时候，请将雷老儿来，吃酒赏雪。一则雷老儿六十多岁了，二则丁寡妇母女，原不避忌人的。一齐坐下，小厮斟酒。雷老儿道：“老汉无功受禄，常来打搅你老人家这里。再不曾回回席，好不惶恐。”丁寡妇道：“说哪里话。咱这教门里人也众，钱粮也多。凡入了这教，再不分你我了，东西大家吃，衣服大家穿，银钱大家用。就是汉子、老婆，也大家可以轮流换转，不像常人这样认真。故此叫做白莲教，又叫无碍教。说受一位圣贤的古人，叫做李卓吾，他在湖广麻城县一带地方开这教门起的。近来咱这钜野县里一位徐爷，原是秀才，名鸿儒，重新广演教法，收集徒众。他自入了这教，就不去考秀才了。教门不论男子女人，只要会骑马，会射箭，不吃牛肉、猪肉，就收用了。那徐爷自己原有一二十万家私，如今各处钱凑集，只怕有整百万了。雷爷若有相知，我传你，你传我，大家拉得些人，正有受用的日子哩。些些酒菜，何足挂齿呢。”雷老儿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这教门倒极好，只是要隐密些，不可把官府知道。怕不稳便。”丁寡妇道：“为此缘故，徐爷巡游各县，只带几个心腹。巡到一处，同教门中妇人歇了三夜两夜，又往别处查人去了。雷爷你可在心，包你有大大好处。”

又吃了一回酒，雷老儿别去。心里想道：“原来她是什么白莲教，落得吃她些儿。遇巧和相知说说，也不打紧。”他自己没了老婆，一个儿子入赘在丈人家，独自住两间土房，紧紧贴着丁寡妇右首。偶然一夜，为天寒多吃了些烧刀子，有几分醉了。扒上炕去，在梁上穿了个大窟窿，看丁寡妇做什么子。不看犹可，看了吃一大惊。只见她拿个小小布袋儿，把手伸进去取出一把纸人儿来，放在地下。口里念念有词，顷刻间纸人儿都活了，抡枪使剑，就如交战一般。她母亲坐在炕沿上笑道：“又不上阵，弄这东西怎的？不如弄两个人儿出来，咱两个快活快活也好，省得冷巴巴的，两个自睡。”只见丁寡妇喝一声去，那纸人儿依旧变做纸的不动了。又在布袋里取出四五个像柳条做成的人儿，也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她拣了两个眉眼清朗的男人，其余依旧和那些纸人儿都收拾在布袋里去了。剩下的两个柳条人儿，丁寡妇拿起来一看，口里念念有词。念完了咒，叫一声董大起来，先是一个跳起来；又叫一声满场儿，又是一个跳起来，都顷刻间变成七八尺长的大汉子了。惊得雷老儿目瞪口呆，只得且看她如何了局。但见丁寡妇吩咐道：“满场儿去陪老奶奶睡。”自己拉了董大，都脱得精赤条条，上炕去搂着睡了。雷老儿道：“原来有这些妖术！怪道她说人也众，钱粮也多。有了这做作，谁不愿执鞭坠镫跟她做事？”从此一传十，十传百，